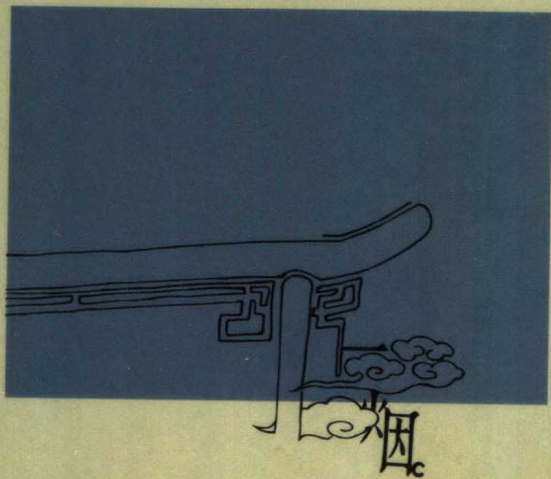


一 炉 烟 火

刘绍铭作品系列

灵魂也要按摩 M / Used Wine 源考 / 现代生死学
夏志清传奇 / 白先勇就是这样长大的 D
王德威如此繁华 / 他们仨
兀自燃爆的句子 Z / 酒铺关门，我就走
文化短工 / 字字句句的手工业 Y



刘绍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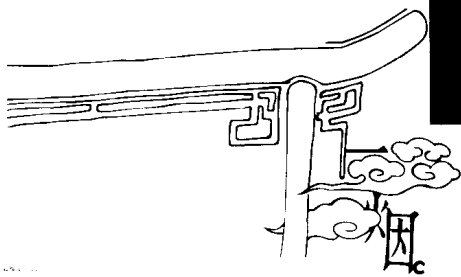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刘绍铭作品系列

一炉烟火

刘绍铭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炉烟火 / 刘绍铭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2
(刘绍铭作品系列)
ISBN 7-5343-7333-6

I. ①...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1366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 邮编: 210009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名	一炉烟火
作者	刘绍铭
责任编辑	浦一渊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厂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010-61232262
开本	940mm × 640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24千字
版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发行热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新版自序

江苏教育出版社给我的四本散文集出简体中文版，席云舒先生要我写个序文说说因由。四本集子中，《吃马铃薯的日子》稿龄最长。1968年我从美国回到出生地香港，任教中文大学。课余之暇，想到当年因拿的学位不受香港政府“认可”，无法在港谋生，就凭朋友资助的一张船票，竟贸然出洋“留学”；想到带去的全部家当，交了一个月的房钱后就所剩无几，马上“一贫如洗”；想到当年要不是老天爷照顾，开课前就找到唐人餐馆的侍者工作，一定会落得露宿街头的境地，最后逃不过移民局遣送出境的命运。

想着想着，也暗暗佩服自己当年因眼前无路不惜“孤注一掷”跑去美国的勇气。我幼失怙恃，初中念了一年后就自食其力，后来以自修生名义考入台大就读外文系；后来又“赤条条”

地冒险跑到美国念研究院,终于在印第安纳(Indiana)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我想着想着,自觉前半生不肯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打滚的经历,记录下来,或许会对童年经历跟我相似的年轻人有鼓舞作用。想着想着,终于笔之于纸,以连载方式在香港的《大学生活》杂志发表。这么一说,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

《一炉烟火》、《文字不是东西》和《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其文字性质跟《吃马铃薯的日子》有所不同。独吃 potato,滋味如何,是“个体”经验,因此文字有自传成分。其余三集所载文章,取材随心所欲,当然乃有感而发。所能奉告国内大雅君子的,就是我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文字都会如洋人所说的 user friendly,让各位“看得下去”。需要“脚注”、“尾注”、“剖腹注”、“追注”才能处理的那类学术文章,不会在这三个集子中出现。那类文章,应由学报承担。

因为我为人老派,所写文字自己看来有些地方确也食古不化。譬如说我不会称呼阁下为“亲爱的读者”。大家素昧平生,怎么“亲爱”起来?我也不会写出“热烈欢迎某某”这种句子,因为我相信文字的功能有时真的是 less is more。既要“欢”迎,心情当然“热烈”,何必说多余的话?因为老派,所以在阅读英文商业信件时,不会想入非非,看到 dear 就想 kiss。国内读者读我这种“另类”书写时,也许能读出一些“异国情调”的味道来。请以平常心处之,因为这是一个不懂“汉语言”的“旧人类”文体的特色。是为序。

2005年12月26日

香港岭南大学

前 言

替自己结集的文章取书名,煞费思量。甘阳在《这个那个》一文中,提到英国诗人、散文家 Hilarie Belloc(1870—1953)的六本书,分别是《这个那个集》(*This and That and the Others*)、《谈点什么集》(*On Something*)、《什么都谈集》(*On Anything*)、《什么都不谈集》(*On Nothing*)、《无所不谈集》(*On Everything*)。看来取书名也有江郎才尽之时。或者,想到取书名就烦死了,出版商又函电交加,干脆干干净净地把第六本书叫《谈》(*On*)。

二三十年来,我在港台出版的著作,大大小小也有十多本。每到交稿定名时,也着实踌躇过一阵子。书名要让读者记住,多少要巧立名目。因为要“巧”,所以得来不易。检视旧作,接近英文所谓 *cute* 的只有三个:《偷窥天国》、《灵魂的按摩》和

《吃马铃薯的日子》。技穷时，只好向古人取经。前年出版的《烟雨平生》，我着意的其实只有“烟雨”二字。东坡居士“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气概已够迷人，但最叫人低回不已的还是杜牧烘托出来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平生”不足观，“烟雨”凄迷，美得可以。我告诉自己：就这么着吧。因恋烟雨，兼爱烟火。以“一炉烟火”作书名，道理再简单不过。依辞典的解释，“烟雨”跟“烟火”倒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烟火“指熟食，道家修炼，主张绝粒却谷，不食世间烟火物，因引申以烟火指俗气”。

十年来我吃尽人间烟火，很是利于书写收在本集这类题材的文章。借用甘阳引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说现代文人与城市的街头巷尾有一种文化共谋的关系，“一个文人必须随时准备好迎接城市生活中的下一个传闻、下一句俏皮话或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单看集内所收文章的一些题目，如“本店不打骂顾客”、“穿 T-shirt 的母亲”和“Used Wife 源考”，可知我实够资格做“现代文人”。

除了第三辑“旧日的足迹”外，其余各辑都是我这两年来新作。第三辑所收文章，选自三民书局出版的四本集子：《细微的一炷香》(1990)、《未能忘情》(1992)、《灵魂的按摩》(1993)和《偷窥天国》(1995)。承三民书局授权重刊，特此致谢。

本书大半文章刊于《信报》文化版。前任编辑梁冠丽和现

任编辑周淑贤，一向照料有加，特此致谢。若干发表在《信报》的稿件，随后亦在《万象》月刊刊载，特此向陆灏先生致谢。“屯门杂思录”是我去年秋天开始为报纸写的专栏稿。十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经常登载我文稿的香港刊物，除《信报》外，就是《明报月刊》。董桥曾任月刊主编。今天我再替故人掌门的报纸写专栏，可说是浮世中难得的一种缘分。我真有福。

一本书的前言后语，不可能尽录所有应该感谢的恩人。但有些特殊例子，不可不提。我是“自由撰稿人”，本来没有什么压力的。如果有，那来自老友林山木。他在《信报》两三星期看不到我的稿，就传真问 why？他有所不知的是，在去年退休前，我的“才思”与精力，都用在写 memo 上。不过有这位 fans 施压力，真是荣幸之至。《香港文学》和《文学世纪》这两本非赢利刊物，都登载过我的文章。主编陶然约稿用的是“苦肉计”，老让你觉得对他说“不”，就是个不识好歹的人。文学杂志稿费微薄，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初出道时是这样，今天依然。稿费微薄依然稿源不断，靠的是人情了。《文学世纪》的颜纯钧和古剑，约稿时特别情长，谨此记一笔。

另外一位应该感谢的是“幕后人物”郑树森。集内好些文章分别取材于《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这些刊物，我在“荣休”前都订阅。“荣休”后节衣缩食，已经停止了。这一年多来，承他照顾，每期都给我寄来。谢谢！

还有两位好人给我做了好事,他们是司徒秀英老师和谭志明同学。他们在百忙中给我校稿。除了薄酒一杯酬雅意外,应该在这里郑重地多谢他们一番。

刘绍铭

目 录

第一辑 试遣愚衷

- 3 灵魂也要按摩
- 9 张恨水的散文
- 14 Punch Line
- 19 鬼 兄
- 23 散文极短篇?
- 27 取名的艺术
- 31 恍如隔世
- 35 罗友彤异闻录
- 40 说不完的苏茜黄故事
- 46 穿 T-shirt 的母亲

- 51 看我上云梯
- 55 张建雄吃的文化
- 59 Used Wife 源考
- 63 现代生死学
- 69 本店不打骂顾客

第二辑 师友文章

- 75 夏志清传奇
- 83 浪漫与偏见
- 87 白先勇就是这样长大的
- 96 王德威如此繁华
- 102 笑论毛尖
- 108 见树也见林：郑树森的文化评述
- 114 遥念戴诗人
- 119 他们仨
- 126 几首燃烧的句子

第三辑 旧日的足迹

- 135 小名低唤
- 141 老来颂
- 144 惊识糟老头
- 150 不羨神仙羨少年
- 156 脚注、尾注、剖腹注、追注

162 酒铺关门,我就走

第四辑 屯门杂思录

169 香港义人

171 普通读者

173 “东西”作家

175 俄罗斯的苍蝇

177 脱胎换骨

179 陷朋友于不义

181 有暗香盈袖

183 千里共婵娟

185 文化短工

187 字字句句的手工业

189 读书报告

191 访旧半为鬼

193 阳光下飞扬的尘埃

195 惊识洛曼

197 江湖载酒行

附 录

201 高阳赠“秀兰小馆”联语/常宗豪

203 苹果与柑橘

205 哈佛光环

第一辑 试遣愚衷



灵魂也要按摩

近读刘致新先生《迷人而不醉人的红酒》(《明报月刊》2005年1月),颇有感受。“好酒还是让人铭记的,”他说,“有朋友饮酒时,感动得流泪。2000年朋友开了一瓶1900年的Château Margaux,大家饮的时候都屏息静气,如待上宾。”

这段话有一句特别可圈可点:“有朋友饮酒时,感动得流泪。”旧时酸文人,爱把人间美食或绝色美女的认知经验形容为“眼睛吃冰淇淋,灵魂坐沙发椅”。刘致新笔下那些朋友“品红”,竟会感动得流出眼泪,想来大有资格给我们讲讲灵魂坐沙发椅究竟是什么滋味。

那几位品红落泪的高人,平常沾唇的,不知是什么品种?刘先生的文章,还有教人看傻了眼的話:“最近有香港人在加州

以一百七十万美元买入了三瓶 Screaming Eagle, 折算一滴就要近二百美元, 比最贵的香水还要贵。”

在香港生活, 因空间窄小, 连猫狗也变得紧张兮兮的。疲惫的灵魂, 确有坐沙发之必要。周作人饱经世事, 深信“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 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 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而他说的“无用的享受”, 包括“喝不求解渴的酒”。知堂老人大概是个唯物主义者, 不知作为无用享受的酒能惹人热泪、替疲惫的灵魂按摩, 在精神上实有振聋发聩的功能。当然, 不是所有酒色带红的饮品都可以令人销魂的。刘致新先生说话非常负责: 只有好酒才会让人铭记。当然“好酒”不一定要价钱昂贵到二百美元一滴的。但气派矜贵得教人“屏息静气, 如待上宾”的货色, 不必问了, 绝非我等升斗小民负担得起。

Château Margaux 买不起, 灵魂累了, 还是会苦苦相缠, 要你按摩的。张爱玲《对照记》有《笑纹》一篇, 给我们提供了另类灵魂按摩的法儿。原文照抄:

1970 年间我在《皇冠》上看见一则笑话, 是实事, 虽然没有人名与政府机关名称等细节。这人打电话去, 问部长可在, 请部长听电话。对方答道: “我就是不讲。”这人再三恳求, 还是答说: “我就是不讲。”急了跟他理论, 依旧得了同一答复: “我就是不讲。”闹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就是

部长。

你看了,会不会觉得好笑? 口齿不清的人,把“部长”念成“不讲”,真是贻笑大方。这类南腔北调或北腔南调引出来的笑话多得是。走笔至此,为了证明林语堂所说草根笑话“每多涉及猥亵”确有道理,请以据闻真人真事为例。据闻某影星屡向人信誓旦旦,说自己不工心计,做人“没有阴毛”。真是羞羞呢,如此 personal 的事,怎好在人前坦白。后来真相大白,她要说的是自己没有“阴谋”。

我们给混沌的政治、浇漓的人情弄得麻木的灵魂再来一次“马杀鸡”(massage)吧。话说某父母官,雅好文墨,说话老装腔作势,给属下训话,老爱套用 analogy 和 metaphor 这种修辞。这就是说,为了属下听他演讲时能触类旁通,他不断在发言时加上一句:“我有一个屁放。”长官大人要放屁,是天要下雨,娘要出嫁,没法阻止的事,身为下属,只好屏息以待。谁料等呀等呀,还是没有动静。说时迟,那时快,长官又再宣“我有一个屁放”。后来查明原委,长官大人要说的其实是“我有一个比方”。

靠“好酒”来作“马杀鸡”,所费不赀。但读一则笑话,一书在手,不费分文。张爱玲跟我们说,看了“我就是不讲”的笑话,她“大笑不止,笑得直不起腰来。此后足有十几年,一想起来就笑得眼泪出。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因为不会说上海话,国语也不够标准,在学校里饱受歧视,但是照样笑人家”。